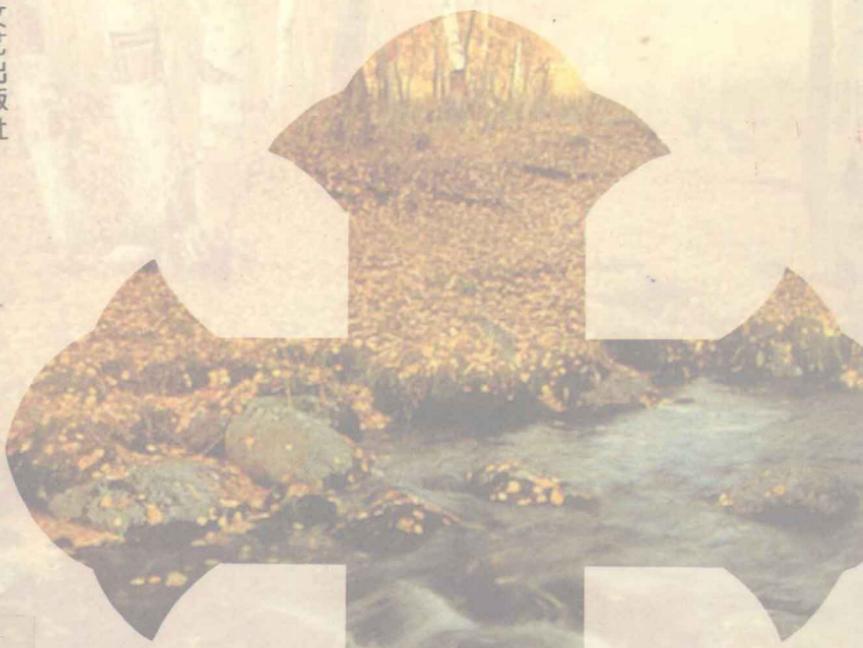


Puxijin Xiaoshuoji

普希金小说集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

安徽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

非闻 / 等译

普希金

小说



安徽文藝出版社

集

普希金小说集

刘湛秋 主编

责任编辑:李国平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 政 编 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625

字 数:260,000

版 次: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ISBN 7-5396-1426-9/I · 1321

定 价:10.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的星空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总序

刘湛秋

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新文学的大师们几乎都和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情有独钟。

鲁迅是学日文的，竟然肯花那么多精力去从德文转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还有他和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澄静如秋水的友谊和所译的诗文；巴金是留法的，宁愿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周扬从英文去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专著《生活与美学》；更不用说瞿秋白为俄罗斯文学所倾注的心血以及他那无与伦比的译作了。

风格、气质、思想倾向、生活习俗迥异的中国作家、诗人、评论家为什么都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星空呢？！

真的，你仰望的是一座星空，不是一颗孤独的星，不是一串星宿，甚至不是星群，而真真实实是一座璀璨夺目的星空！

从现代文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在一、二百年间孕育出了那么多的文豪呢？我们至今仍难找到能和契诃夫媲美的短篇圣手；列·托尔斯泰的宏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永远是文学的高峰、人类的瑰宝；陀思妥耶夫斯基已被全世界公认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屠格涅夫的优美文体和

他笔下的爱情仍为今天少男少女读时唏嘘不已；果戈理的作品永远使文学同行们折服；而从普希金开始的俄罗斯诗歌长河更是浪潮起伏，气象万千，在运用长诗形式描绘社会和刻画人物方面，我敢断定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诗中之最，普希金称之为“诗体小说”真当之无愧；二十七岁即逝世的莱蒙托夫留下那么多长短诗不说，仅一部中篇小说《当代英雄》就足以使他迈入大师行列，而使其他诗人惊羡不已，难以望其项背；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过的好》可算是十九世纪用诗歌描绘农民生活的顶峰；而评论界三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纵横捭阖的文笔与气势至今仍闪现光彩，一代文学思想大师赫尔岑的回忆录是几乎为所有文学行家们所珍藏并随时翻阅的经典……

真的，一提起俄罗斯文学，我们的心犹如一汪春水，我们的航行是那样惬意！

我少年时曾那样醉倒于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和《在人间》，那种画面和人生场景不可能属于另一个人的手笔；还有普里希文的大自然与动植物；蒲宁的忧郁的文体使你想起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冰雪；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别有情韵的小说和他的一部谈创作的散文小说式的论著《金蔷薇》风靡中国文坛。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可算是世界另一奇书，我没看过另一个作家的笔下能出现那样气象万千宏伟多姿的描绘，恐怕人类再想出现一部如此巨著是很难了。而像爱伦堡那样的奇才也极为罕见，仅他的六卷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中国文坛同类书中也算绝无仅有吧！那么，像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马雅可夫斯基的非同寻常的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西蒙诺夫的风靡一时的抒情短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勃洛克和叶赛宁的抒情诗都是随着岁月流逝而光辉不减的杰作。

浩瀚的星空，灿烂的星空！

这奇怪吗？唯独对中国人的眼睛如此吗？仅因为有某种革命的联系吗？不是的。全世界都承认俄罗斯文学的灿烂，因为她确实太强大了。

俄罗斯文学的无穷的魅力在于她的博大精深，在于她的深厚的生命活力，在于她展现的社会画面，在于她极富现实的精粹的语言。她有英国文学的凝重，却没有英国文学的沉闷；她有法国文学的活力，却更显思辨色彩。当然，我无意于比较各国文学的特点，何况某一国文学也都是多方位的，很难用统一的特征来概括。如果从纯感性的角度凝炼成一句话，那就是：俄罗斯文学读来使人舒服，因而也更耐读。在和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谈话时我曾这样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俄国文学一样博大精深。”这是偏爱抑或是偏见吗？

为什么俄罗斯文学形成一座灿烂的星空，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说不清为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地域上的原因。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寒冷的国度。我一向有个偏见，认为寒带比热带更容易产生文学。四季如夏，四季如春只能导致人们向往外部世界的欢乐，而冰雪、火炉则诱惑人们幻想，冷静的思考，精神世界的升华，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冰天雪地自然景物的产物。想想吧，雪地上的三套车，壁炉里的火焰，永远能使人升腾起生命的诗情与艺术的构想。同样，这种氛围也适宜读书，从而帮助形成一个巨大的读书市场，形成良好的文学层土壤，也许，像瑞典、挪威这些寒冷冬天的国度之所以文学繁荣也与此有关吧！

另外，整个俄罗斯文化的雄厚背景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各种艺术互相渗透、融合，更显其光辉。像俄罗斯音乐界的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强力五人集团，乃至肖斯塔珂维奇，拉赫曼尼诺夫，钢琴之王鲁宾斯坦，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芭蕾舞奠基人巴兰钦、乌兰诺娃，画家列宾、苏里柯夫，乃至近代的康定斯基，都是杰出的艺术

巨子，油画家阿伊瓦佐夫的海、希什柯夫的森林都已成为艺术术语。这种艺术大师荟萃、群雄并立的现象在俄罗斯和前苏维埃俄罗斯各个年代都显得十分突出。契诃夫的日常生活安排是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举行艺术沙龙，或者按今天流行说法举行派对（Party），经常文化名人云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种气氛洋溢于整个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之中。

还有个很奇特的现象是：尽管俄罗斯的大社会环境几乎一直是专制的，从沙皇到斯大林时代，但是他们为艺术家所营造的小环境却相对比较宽松，因此艺术家相对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有心灵上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像果戈理的《死魂灵》，谢德林的讽刺小说，涅克拉索夫的诗也基本上有发表的权利，在苏维埃俄罗斯，像小说《第四十一》、《静静的顿河》能不加删改地出版，甚至受到称赞，也确能说明政治对艺术的管制是有限的，艺术独立的规律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尊重。当然，像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鸟》未能允许出版，但这本书居然写出来了，而且最终在国外得以出版，索氏本人又安全出国，多少也能说明文网不那么严密吧！可以说，俄罗斯文学的写实和创作自由的传统从没有彻底被撕裂过，而是在曲折地发展着，像俄罗斯的老樟树，越发显得郁郁葱葱。

同时，我更深切的感觉是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内心的强大和他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不必用什么“甘于寂寞”这类词眼来形容了，他们终身在艺术征途上跋涉，苦心地创造，坚韧地追求，认定的事就勇敢地去做，义无反顾。像托尔斯泰、契诃夫，直到死前也未停止艺术的攀登，像别林斯基咳着血仍笔耕不辍，不在乎贫病交加，对他们来说，艺术和身外的名利相比，艺术总是第一的。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群中普遍存在的风气。我十分敬重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他可算人格强大的代表。他以其诗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当时的苏联政府告诉他：你可以去领奖，不过出去了就不能再回国。在二者必居其一时，帕氏痛苦地进行了抉

择。他决心留在俄罗斯，而放弃领奖。因为对他来说，在俄罗斯土地面前，诺贝尔文学奖就算不得什么了。他只能选择俄罗斯土地，他宁愿生活上清贫！毫无疑问，这种普遍的文人风骨铸成了俄罗斯文学大厦的顶梁柱。

在仰望这座星空时，我们很容易寻找这样的星宿；像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巴尔蒙特，乃至法捷耶夫，这些名字的背后都寓涵着强大的人格力量。想想吧，具有这种风骨的作家、诗人的笔下怎能不出现大气的作品？如果说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恐怕首先要肯定的就是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织成了俄罗斯文学的星空的经纬！

因此，当我着手构想并主编《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时，我确有在星空下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一颗颗闪亮的星，像闪光的金子，使我们难以取舍，显然，即使编一百卷的长卷系列，恐怕也难以概括。这确是人类文学的金库。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新闻出版局领导的魄力，使我们一拍即合。我深知，这也是我晚年所梦寐以求的一大文学工程。

我们只有坚毅地、勇敢地走下去。用一部部书垒成一座金库。

漫步在俄罗斯文学的星空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此刻，也许沉默更有力量。当我们一次次在仰望这座星空的沉思中，无论带着快乐、忧伤、喜悦、苦闷，我们将依然是情不自禁！

1995年6月17日写于北京虎坊桥路寓所

目 录

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的星空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总序	刘湛秋
彼得大帝的黑教子 非 闻译	
第一章	3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3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5
第七章	41
逝者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非 闻译	
出版人的话	45
射击	49
暴风雪	62
棺材匠	76
驿站长	84
村姑小姐	96

上尉的女儿	非 道 译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119
第二章 向导	127
第三章 要塞	136
第四章 决斗	142
第五章 爱情	152
第六章 普加乔夫暴动	160
第七章 攻击	170
第八章 不速之客	177
第九章 别离	186
第十章 围城	191
第十一章 叛军的村寨	199
第十二章 孤女	210
第十三章 被捕	217
第十四章 审判	224
 杜勃洛夫斯基	孟十还 译
第一章	237
第二章	246
第三章	252
第四章	258
第五章	261
第六章	267
第七章	272
第八章	274
第九章	279
第十章	287

第十一章.....	291
第十二章.....	297
第十三章.....	302
第十四章.....	306
第十五章.....	308
第十六章.....	311
第十七章.....	314
第十八章.....	320
第十九章.....	323

彼得大帝的黑教子

非 闻译

第一章

我在巴黎：
我开始了生活，而不是白白呼吸。
——德米特里耶夫：《旅行者札记》

在被彼得大帝派往国外去掌握改革后的国家所必需的知识的那些年轻人中，就有他的教子、黑人伊勃拉基姆。他在巴黎的军事学校里学习，毕业时成为炮兵大尉，在西班牙战争^① 中他表现出色，身负重伤后回到了巴黎。日理万机的大帝，仍不停地垂询其爱子的情况，并总能得到关于他的成绩和举止的谄媚的报告。彼得对他很满意，不止一次地召他回俄国，但伊勃拉基姆却不着急。他以各种借口作推托，时而说要养伤，时而说想进一步深造，时而又说是因为缺钱，彼得迁就了他的请求，要他保重自己的身体，对他的好学表示谢意，而且，一向非常节俭的大帝，为了他也不惜钱财，和金币一起，还送去了为父的忠告和一些训诫性的教导。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表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那个时代法国人的轻浮、疯狂和奢侈相提并论。以笃信宗教、庄重体面而著称的

^① 似指法国和英、奥等国于 1701—1714 年间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

路易十四在位最后数年间的宫廷遗风，此时已荡然无存。奥尔良大公^①集许多出色的品质和各种恶习于一身，遗憾的是，他却没有伪善的影子。帕列—罗雅里宫^②中的狂欢暴饮在巴黎已不是秘密；这个榜样被竞相模仿。Law^③也在那时出现了；对金钱的追逐和对享受、慵懒的渴望结合在一起；财产耗尽了；道德死亡了；法国人嘻笑着，盘算着，而国家却在滑稽歌剧那轻佻的伴唱中土崩瓦解了。

与此同时，各阶层却呈现出了一幅极为有趣的画面。教养和寻欢求乐的需求，使所有的阶层相互接近了。财富，礼貌，荣誉，天赋，各种古怪行为，总之，一切能满足好奇心或能引起快感的东西，都被趋之若鹜地接受了。文学、学术和哲学离开了寂静的书斋，来到广大的社会，迎合时尚，并发表各种意见来引导时尚。妇女们统治一切，已不再需要被崇拜。表面的礼貌代替了内心的敬重。近代雅典的亚西比得、黎赛留大公^④的那些恶作剧能被载入史册，帮助人们去认识那一时代的道德。

Temps fortuné, marqué par la licence,
Où la folie, agitant son grelot,
D' un pied léger parcourt toute la France,
Où nul mortel ne daigne etre devot,
Où l' on fait tout excepté pénitence.

(那是一个世风自由的时代，

① 奥尔良大公(1674—1723)，路易十四死后的法国摄政王。

② 巴黎的皇家宫殿。

③ 即约翰·劳(1671—1729)，法国金融家。

④ 黎赛留大公(1696—1788)，法国元帅，以行为放荡著称，作者在此将他与战功卓著、但生活不轨的雅典统帅亚西比得(约公元前450—前404)并论，“近代的雅典”指巴黎。

那时，疯狂像一匹马，响着铃铛，
脚步轻盈地踏遍了整个法兰西，
那时，没有一个凡人在信奉上帝，
那时，人们什么都愿做，除了悔悟。)①

伊勃拉基姆的出现，他的外表、教养和天生的智慧，在巴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所有的妇人都想在自己家里见到这位 le Negre du czar^②，便争先恐后地截获他；摄政王多次邀请他参加欢乐的晚会；他出席过那些因阿鲁埃^③的青春和绍里叶^④的老态、因孟德斯鸠和方特内尔^⑤的阔论而辉煌的晚宴；他不放过每一场舞会、每一个节日、每一次首演，他以他那个年龄上所具有的、他的种族所特有的激情，投身到了时尚的旋涡之中。但是，一想到这份安逸、这些眼花缭乱的娱乐将被彼得堡宫廷那严峻的简洁所替代，伊勃拉基姆便感到害怕。此外，还有另一些绳索更紧地将他与巴黎捆绑在一起。这个年轻的非洲人恋爱了。

D伯爵夫人虽已过了青春年华，却仍然美貌动人。十七岁时，离开修道院还俗的她，被嫁给了一个她还未来得及爱上的男人，那个男人后来也一直不关心这事。流言为她编造出了有多个情夫，但是，由于社交界的宽容的法则，她仍享有很好的名声，因为，不能依据某些可笑的或诱人的奇遇就去责怪她。她的家非常时髦。巴黎的优秀人士常在她那儿聚会。年轻的默维尔把伊勃拉基姆介绍给了她；默维尔被公认为是她最新的情人，他也想方设法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

① 此为伏尔泰的长诗《奥尔良的少女》(1755)中的一段。

② 法文：“沙皇的黑孩子”。

③ 伏尔泰的本名。

④ 绍里叶(1639—1720)，法国诗人。

⑤ 方特内尔(1657—1757)，法国作家、学者。

伯爵夫人客气地接待了伊勃拉基姆，但并没有给予他特别的关注；这使他很惬意。通常，人们都像看一个怪物似地看这个年轻的黑人，围着他，向他抛来许多的问候和问题，这种好奇尽管带有善意，还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女人的甜蜜的关注，几乎是我们的一切努力之唯一目的，可是它不仅不能使他开心，甚至还会引起他的痛苦和愤怒。他感到，对于她们来说，他仿佛是一个稀有动物，是一个与她们毫无共同之处的、被偶然带进这个世界里来的特殊的创造物。他甚至羡慕那些谁也不去注意的人，认为那些人的卑微就是一种幸福。

他认为，造物主创造了他，不是为了让他去谈情说爱，这一想法使他摆脱了过分的自信和贪婪的自爱，而这一点，又使他在与女人交往时具有了罕见的魅力。他的谈吐简洁、庄重；伯爵夫人因此而喜欢他，因为她听惯了法国式智慧的那些无休止的笑话和巧妙的暗示。伊勃拉基姆常去她那儿。逐渐地，她习惯了这个年轻黑人的外貌，甚至开始在他的卷发脑袋上寻找可爱之处了，在她的客厅里那些扑了粉的假发中，他的黑脑袋很是显眼。（伊勃拉基姆头上有伤，他不带假发，而扎着一条绷带。）他二十七岁，身材高大、匀称，不止一个美人怀着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赞赏的感觉盯着他看，但心怀成见的伊勃拉基姆，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就认为那不过是卖弄风情。而当他的目光与伯爵夫人的目光相遇时，他的疑虑却烟消云散了。她的眼睛流露着如此亲切的善意，她与他的交往如此单纯、如此自然，以致于不可能去怀疑她的身上会有丝毫的卖弄和嘲讽。

他还沒有想到爱情，——但每天去见伯爵夫人，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他寻找一切机会和她相会，和她的每一次相会对于他来说都像是上天意外的恩赐。伯爵夫人比他更早地猜出了他的感情。不管怎么说，较之于各种精心策划的勾引，那种没有奢望和乞求的爱情更能打动女人的心。伊勃拉基姆在场时，伯爵夫